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咖啡苦不苦 / 陈丹燕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2

(萍水相逢)

ISBN 7-222-03022-0

I. 咖...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183 号

咖啡苦不苦?

作 者: 陈丹燕

责任编辑: 项万和 李锦雯

装帧设计: 蒋 艳 王庚飞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32

字 数: 90000

印 张: 4.5

印 装: 深圳美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 数: 1-30000

ISBN7-222-03022-0/I · 813

定 价: 28.00元



咖啡苦不苦？

陈丹燕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A0877850

Costantini 康斯坦丁咖啡馆 54

咖啡馆的时间 50

长崎：异人咖啡馆 46

莫斯科：作家俱乐部咖啡馆 42

圣彼得堡：佚名咖啡馆 36

马德里：希洪咖啡馆 33

魁北克老城：丁香园咖啡馆 28

蒙马特尔：红玫瑰咖啡馆 20

索伦托：河畔咖啡馆 14

Vetina 维特咖啡馆 12

巴黎：两个丑八怪咖啡馆 6

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 4



本书所发图片，除注明人名的外，其余均由本书作者提供。

CONTENTS

目录

咖啡苦不苦？

波儿图：老酒店咖啡馆 1 4 1

柏林东：黑泵咖啡馆 1 3 4

柏林东：五羊咖啡馆 1 2 7

柏林西：鲁卡斯咖啡馆 1 1 8

Leutwan 鲁特浮咖啡馆 1 1 4

柏林西：澜德维尔运河咖啡馆 1 0 9

罗马：纳沃娜广场露天咖啡座 1 0 2

维也纳：施瓦茨伯格咖啡馆 9 7

新泽西：小石镇咖啡馆 9 2

巴斯克：佚名咖啡馆 8 8

罗马：希腊咖啡馆 8 2

柏林西：雄鹰咖啡馆 7 5

纽约：格林威治村咖啡馆 6 6

Houdini 胡弟民咖啡馆 6 4

波儿图：中年人营地咖啡馆 6 0

露天的咖啡 5 7



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

陈丹燕

在我开始去旅行的时候，绝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为我这十年里断断续续的旅行写本书。

一个人，在一年辛苦工作以后带着自己已经出版的书的版税，背上照相机和晕动药，远走他乡，没有旅伴，没有导游，甚至连自助旅行的书都没有，凭着一张地图，或住朋友家，或住鸡毛小店，直到将可以用的版税用光才回家，再开始新一年像江南的水牛那样辛苦的工作。实在是因为沉迷，沉迷在独自一个人面对世界的乐趣里面。

一个人，背着一只包，走在异乡的街道上，听着满耳朵不懂的外国话，像童话里一个丢了主人的影子似的，像一个不必跟定主人的举动而举动的自在的影子似的，那种感受有多么开怀，多么自在，多么放纵，多么紧张，多么想入非非又警惕百倍，这是我的语言所不能形容出来的，绝不是度假时的阳光欢笑，但我也敢说像流浪那样的浪迹天涯，全凭命运的指引。那些异乡的街道，房子，教堂，广场，小饭馆，咖啡馆靠窗的静静的桌子，充满了孜然香的阿拉伯碎肉饼摊子，一点一滴地引导着前面的道路，像夜晚晴空的星星，在那样晴朗的星空下，找到了北斗，就想要找到大熊星座，然后就是射手座。从长崎，到了慕尼黑，然后是柏林、罗马和巴黎，还有萨拉曼卡以及波尔图，圣彼得堡和克拉科夫，当然还有维也纳和托斯卡纳。它们是我自己天空上的星星，我的一小段生命在那里闪烁着自己的光芒。

巴黎：

两个丑八怪咖啡馆

两个丑八怪咖啡馆的沿街玻璃房。

直到有一天，在美国的东海岸，路过康州的纽黑文，看到一片大海，开车的人说：“那是大西洋呢。”这时候突然想起来，有一年的一个黄昏在葡萄牙的海边，冰凉的暮色里看到太阳从正中落到大海里，那是因为我处在正西方的缘故。我立刻惊醒过来，原来这样一年不知下一年的旅行，慢慢地从大西洋这一头的大陆走到了那一头的大陆。

虽然算命的人说过我有十一年的驿马运，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走得这么远，也没有想到过，可以用这么多的时间。每一次，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个城市。十年的旅行，那些萍水相逢的人和事，在那一年大西洋灰色的波涛中一一涌现出来。我也从没有想到过，竟然有那么多留在我的心里，几乎伸手可及，但却早已诀别。

我知道自己要写本关于旅途的书了，每次我在一个城市安顿下来后，背着一只包，手里握着地图上街时，那种无法形容的心情。我想这本书的名字就应该叫《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那样的开怀，自在，放纵，紧张，沉迷，感动，疏离，那便是喜欢了别人东西的滋味啊！它们浮沉在层层叠叠的人与事里，像那些大西洋灰色波涛里红红的鲤鱼。

可是等到开始真正动手写起来，却发现它其实应该是五本书。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名字，这样，那最初打动我的名字，就变成了这篇小文。原来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后，我那绿色的行李箱“哗哗”地在去机场的路上滚着时，我成了一个懂得喜欢别人东西到底是什么滋味的女子。可以说，在我平静的生活里，我是在那绿色的箱子下的四个轮子“哗哗”的滚动声里渐渐成熟起来的吧。

两个丑八怪

“两个丑八怪”坐落在圣日尔曼小广场边上，在成千上万家巴黎咖啡馆里，它上了各语种的巴黎导游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甚至巴黎文学圈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学奖，也叫“两个丑八怪”。

其实那两个丑八怪，却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了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诈的八字胡。

从前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常常去那里会朋友、读书、高谈阔论和写作，没有成名的天才在这里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出版商。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来到这里，帮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开始写作，省了暖气的钱，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圣日尔曼广场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但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馆已经形成的自由无拘、畅所欲言的气氛。别的桌上嗡嗡的细小谈话声，刺激着自己倦怠的思想，激发着自己想表达的愿望，偶尔进来坐在门边等人的年轻姑娘，以浑然不知的姿态，打开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许我可以把她写到小说里去。”他这么想。灵感突然来了：意念，细节，故事，紧

跟着汹涌而生动地汨汨而来。也许这就是巴黎的文人们，把咖啡馆当作是自己家的一个房间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像海明威一样，可最终是海明威出了大名，于是，我们现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进入“两个丑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结实粗壮的美国青年，上唇留着剪齐的胡子。

也有人在那里喝醉酒， 吵架，调情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调情，用报纸的一角团起来掏耳朵，好像这儿是大家的起居室。在1950年波伏娃给美国情人的信里，她提到在这里写《第二性》时被来找她说话的人干扰的事，因此她决定上午在家里写作了。要是会她的同性恋女朋友，听她说自己写的小说，她们还是到这里。那个丑女人爱着波伏娃，坐在她对面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不求回报的爱情。而波伏娃对奥尔格伦说，自己不得不假装高兴地接受，为了不要太伤她的心。

萨特有一张有名的照片，他低着一对鼓出来的大眼睛在咖啡圆桌前，读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书，这张照片就是在“两个丑八怪”里拍的。那时他不是个无名的哲学老师，而是著名的左倾知识分子。现在，照片上的咖啡圆桌还在那里放着。要是你现在走进去看，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给你端来的，还是一样的杯子，小碟子上放着把小勺。只是价钱很不一样了，从瑞士来的人也喊贵。但是大

家装作很接受的样子，掩饰自己一个外国人吃惊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怕显出自己乡气。其实这是最彻底的乡气表情。这里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绅士，小心周到，气宇轩昂，即使是围着白色的长围单，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有身份，一举一动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来听你南腔北调的怯懦的法文，如亲王体恤民情一样的高贵而礼貌。让人忘记了自己不是来看法国贵族遗风，而是来找文人们曾经坐过的地方，穿牛仔裤的人赶紧把两条腿往桌子移进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说：“原来这么贵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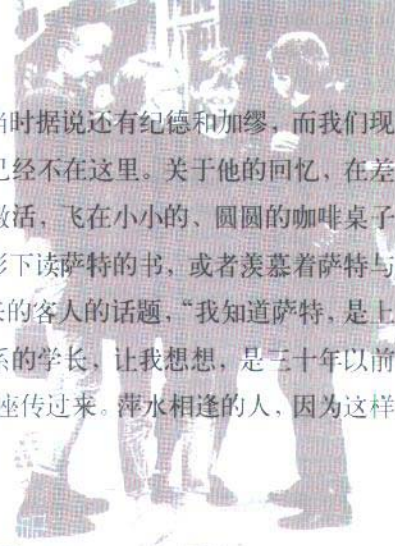
可是，源源不断进来的人还是把所有的桌子都占满了。

我邻座的美国人，就要了那样一大杯咖啡，然后，从外衣里拿出照相机，照相。他是个中年人，头发灰白，米色的细帆布长裤，灯芯绒的便服，是普林斯敦老师的打扮。眼见得他的脸色渐渐虔诚起来。是幻想这位子上也许就坐过萨特吧。也许他在几十年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在他的作业上阐述过对



上海画家周刚笔下的咖啡馆女人。画在巴黎拉丁区的咖啡馆里，用的材料是中国的毛笔与宣纸。用的视角是一个在上海长大的男人的眼光。

“他人是地狱”的理解。而我们知道萨特，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我们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代在自己的成熟过程中热衷于存在主义理论的学生。夏天的学校图书馆里，总可以见到几乎缩到椅子的人入了迷的学生，一手捧着萨特的书，一手摩着腿上的蚊子包，用指甲在上面掐出不少印子。那是一个人在热忱的青年时代亲近过的理论，不满于传统世界观的青年们，曾经想要用它来把握将要进入的大千世界。



萨特就曾坐在这里与人讨论，当时据说还有纪德和加缪，而我们现在也和他坐在一个空间里，只是他已经不在这里。关于他的回忆，在差不多每个客人的心里，像鸟一样被激活，飞在小小的、圆圆的咖啡桌子上方。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读萨特的书，或者羡慕着萨特与波伏娃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是结伴来的客人的话题，“我知道萨特，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的哥哥是哲学系的学长，让我想想，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呢。”我听到这样的谈话从邻座传过来。萍水相逢的人，因为这样的谈话分享了别人的一点点过去。



也有人只是看着大玻璃外面的街道人来人往，也有人不停地走进对面的啤酒馆里去，那里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编辑约作者谈书稿，听说无人引见的无名作家也会在那里守株待兔，希望在吧台上巧遇心仪的编辑，开始转运。也许会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并不常到咖啡馆去，在《物质生活》一书中她解释说，“没有合适的衣服。”

什么才是对咖啡馆来说合适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于向咖啡馆里别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个性的衣服吧。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穿什么去咖啡馆，只要不穿晚礼服就行。要是注意去咖啡馆的仪式，大多数时间只是一个人在家里孤独写作的女人，一旦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有几个月无法定下心来仔细照镜子的女作家，真的不会有太多表现自己个性的衣服。可如果对于想精确地表达自己又非常在意的话，对于自己不能成为自己喜欢的咖啡馆里的风景，会感觉沮丧吧？其实这也许不光是对自己深感兴趣的女作家的心情，也是一些住在圣日尔曼广场

附近大房子里的女子的趣味。据说在下午，有过风霜阅历、有闲也有钱的女子常常精心打扮以后去固定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散发着漫长成长经历的气味，惹人注意。

这里的酒保可以算得上是最稳重的人了，他站在哧哧作响的牛奶蒸汽机前，透过袅袅的热气淡然地望着客人们乱忙，多少自己以为是绝世天才的人在这里头破血流，又有多少看上去最好劝他当晚就回家的人，日后果然功成名就，比如海明威，比如毕加索，比如列宁，比如梵高。他从做这份差事开始，就坐看沧海桑田，学会了不动声色。连警察也学会了不对泡咖啡馆的人认真。1917年的某个冬日，一个落拓的天才在激愤之中一下子把自己脱光了，冲到外面大街上，警察只是过来问他冷不冷。

现在来这里的人，个个扬着头，好像在闻空气里面那些渴望成功的激情，灵感迸发的迷乱和梦想成真的大喜。个个拿眼瞟着别人，想看出来在座的有谁可能是下一个萨特。

这时，来了一个下午卖报纸的人，抱着一大堆法文报纸，一个桌子一个桌子走过去，大家都摇头。这时我发现，原来现在坐满这里的，全是来巴黎的旅游者，没几个人能说法国话，连酒保招呼客人，也第一句就说英文。这里现在是旅游的一个景点了，没有人会在这里看法文报纸。

等在这里准备不再错过第二个萨特的人们，可以去演《等待戈多》，它的作者贝科特，也是当年常常在此流连的人。只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而原来他们留下来的法国牛奶咖啡香混合着灵感与激情的空气，也被回绝卖报人的声音所搅散了。

Vetter 维特咖啡馆



这是一个有了年纪的人才会来的咖啡馆，带着一些大战前欧洲咖啡馆的样子，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咖啡馆了，它的历史被写成小册子，放在咖啡馆的走廊上，由客人随取。咖啡馆的老主人就埋在山坡上的维特家的老墓园里。

Angaben
 (Entwurf der Villa und der baulichen Vorrichtung von
 angelaufenen (S. 4 bis S. 21) 2.3.35)

Bearbeitung: Ort der Bearbeitung: (Gross-Bearbeitung, Bericht)

Name Person(en):

der Bearbeitung:

der Aufzeichnungen:
 Bearbeitung in Grosseite * ☐ In anderer Fassung *

Massstab / Vergrößerung:

Datum: Unterschrift:

Offenes bitte ankreuzen:

90 Jahre
 Café *Vetter*



Gesammelte
 Köstlichkeiten





这里可以吃到味道鲜美的奶油西兰花汤，还有口味考究的蛋糕，以及咖啡。上了年纪的人比较挑剔，他们吃过的东西，那总是在他们过去比较成功的时候享受过。所以，口味好的食物是不能少的。

这里的气氛有些沉郁，或者说有些倦怠。世上已经不再有年轻时代那么多令人激动的事和人在周围了。有些人、有些事，磨去了心稚嫩的一面，让一颗心静下来，不容易再被打动。

墙上挂着的野鹿头，桌上放着粉红色的花，窗上浆过的白色手织窗纱，都是沉沉的气氛，从前的趣味。还有桌前人静若山谷的神情，再多的过去，都像山谷里的薄雾一样隐隐现现。那是一个进去了马上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的咖啡馆，活泼的心里一点一点，在喝了热汤、吃了蛋糕后，化为午后欲睡的微醺。

索伦托：河畔咖啡馆

瑞士街头的咖啡馆，我忘了是在巴塞尔，还是在苏黎士，满街的瑞士旗，开始时总以为是红十字会在做推广。



瑞士索伦托文学节给每人一些代价券。凭它，在这古老的小城里吃饭、泡咖啡馆，都可以少付钱。可大多数人还是把它们用到河畔咖啡馆去了。那在古代粮仓对面的咖啡馆一到黄昏就挤满了人，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说话声。5月的天气，在铺圆石头的老城，大家都喜欢坐在外面，其实里面也坐满了人，要是有人采访或者要谈版权，大多数人会选

在索伦托5月的咖啡馆里，每个人的脸，要么长得像作家，要么长得像编辑，要么长得像记者，要么长得像文学爱好者——没有别的。



安静一点 专心一点

在里面，安静一点，也可以专心一点。瑞士人常常有又薄又尖的大鼻子，从眉心那里就高高地降起来，像半把剪刀。要是光从右面来，他们的左脸上，就会有一大条鼻子的阴影。在咖啡馆的灯下，两个人在小桌上鼻子对着鼻子，像是兵戎相见，可其实却是在说心里话。房子里面保留着从前的宽木头地板，木头屋椽，深深的小木头窗，和从前的幽暗。

在咖啡馆里，常常看到老远有人发出一声大叫，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两个老朋友见面了。瑞士在索伦托已经办了十八年的文学节，有的人一辈子，只在这里才能见面。而我是新人，因为书在瑞士出，代替瑞士去拿奥地利的德文书奖，才来参加，也许一辈子就参加这么一次。所以我的桌子前很安静。

老朋友

我看着那张有两个人抱在一起的咖啡桌子，那里很热闹，好像一大群老朋友聚首了。听人说，她们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作家，许多瑞士大学学文学的学生的必读书单上，都有她们的书。可是要走在苏黎士的大街上，我也会以为她们是家庭妇女，提前退休的小职员，或者被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小学教师。她们穿着普通的棉布衣服，黄色的头发哩哩啦啦从头顶披挂下来，脸上带着心烦的神情，好像被生活追赶着，有点狼狈。只是眼睛有所不同，她们的眼睛有一点像鸟，警觉，敏感，那里面还有一种温和的诗意，可也像鸟一样一触即飞。她们一定知道四周有人在看她们，读过她们的书的人，喜欢她们的书的人，还有希望认识她们的人，可她们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照旧说笑。只是慢慢地，在她们的神情里多了谨慎和不自在，还没有好好掩盖住的得意。到底她们不是娱乐圈里的人，不习惯让别人那么赞美地看着，她们一心想着不把别人的喜爱当回事，也一心想着最好把自己出色的